

YESTERDAY IN YANCHUAN

延川插队往事

邢 仪 主 编
庞 沄 副主编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延川插队往事/邢仪主编；庞沄副主编. —北京：中译出版社，2015.10

ISBN 978-7-5001-4300-0

I. ①延… II. ①邢… ②庞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239493号

出版发行 / 中译出版社

地　　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　　话 / （010）68359827；　68359303（发行部）；　68359719（编辑部）

邮　　编 / 100044

传　　真 / （010）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h.com.cn

网　　址 / http：//www.ctph.com.cn

策划编辑 / 宗　颖

责任编辑 / 宗　颖

封面设计 / 潘　峰

封面供图 / 苗爱平

排　　版 /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　　刷 /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　　销 / 新华书店

规　　格 / 710mm×1000mm　1/16

印　　张 / 22

版　　次 / 2015年10月第一版

印　　次 / 2015年10月第一次

ISBN 978-7-5001-4300-0　　**定价**：45.00元

版权所有　侵权必究

中　译　出　版　社

献给黄土地

记忆消逝中的文明

——为《延川插队往事》序

王克明

史铁生说，他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，使知识青年记住了插队的日子。在他，插队的日子是“无边的黄土连着天”，“深褐色的犁迹在走”，“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”，“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”……铁生所记，是黄土高原、传统农业、山间窑洞、古老民歌，是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，对一段往日经历的苦苦感受，对一种古老文明的深深记忆。那是走来2000年的传统农业文明。在那种文明里，知青的生活方式，或与之融洽，或形成反差，苦心劳骨，饿体乏身，动心忍性，增益不能，刻写了独特的时代印记。

然而，仅仅40年过去，那古老的文明就并非当年了。许许多多陕北村庄中，村民已陆续外出谋生、离乡进城。史铁生、孙立哲他们插队的关家庄，日常居住只有21%左右的村民。丁爱笛插队的张家河村，居住人口只剩约8%了。居住以老年人为主，基本不再凭借农业收入为生。几乎所有的老知青都说，他们插队的村儿，没剩多少人了。这种情况遍及陕北。那些离乡远去的后生女子，从此散居四面八方，只在记忆中保留儿时故乡。对于他们的后人，远方黄土高原的窑洞故

里，将成为一个传说。

几千年来，陕北的居民一代代离去，一批批进来，但窑洞民居始终没变。中国史前最大规模的城市在陕北出现时，窑洞已是民居建筑。4000多年来，代代继承。直到1969年北京知青远来入住，红火数年。而今，知青离去并不久远，山川沟壑间的一个个村庄，却多人去窑空，棱窗少了窗纸窗花，院落多了蒿草酸刺。虽非洛殿铜驼之变，也使人感慨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”！到此时，我们知道，窑洞民居这种古老的人类穴居历史，离终点不远了。

2000多年前，从耒耜到牛耕的变化，确立了农业文明的形成。那“深褐色的犁迹”的“犁”，便是以前“耒耜”的合音。陕北的东汉画像石上，记载着牛耕推广早期的两牛一犋。这种方式在陕北保留了2000年，许多北京知青也曾扶犁双牛，赤脚耕山。知青在陕北农村，扛耩上山，吆牛耤地，拿粪撒种，锄草收背，并熟悉拉牛踩场、连枷脱粒、木锨扬场等古老的农业生产技术。牛耕农业的最后时代，知青们曾在这里汗滴禾下。如今，这一切也在消失远去，传统的农业，走到了尽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石磨、石碾同是农业文明的标志物。蒙上驴眼，推磨滚碾，代代相传的食物加工方式，也曾带给知青烦恼和快乐。那时，碾边磨旁，鸡鸣狗咬，婆姨说笑，娃娃哭叫，人语声声，天然来往。可现在，无数的石磨废置在无声的窑洞院里、荒草之间。糠麸米面，苦乐饥饱，都成了遥远记忆。那黄河畔上人迹不至的古渡关津、孤独石碾，已成为农业文明消逝的典型象征。

随着村落的荒疏，人群的离去，陕北民歌“吹散开在高原上”的情景，也难再遇。踩场歌，那种听不清唱些什么的民歌，已经随着牛踩场的消失，永无声息了。而几千首陕北民歌，被传唱的实际上寥寥无几，山中更难听到了。陕北乡间的传统秧歌场图，有旋转的原始河图，有八角的变形洛书，它们源自人与天地的虔心交流。闹过秧歌的北京知青，都终生难忘那种人人参与、全村红火的愉悦和忘我。近年，陕北秧歌开始了表演化转型，传统场图因受冷遇。那河图那洛书，那形形色色一二百个传统秧歌场子，都有消失的可能。

传统农业社会以宗族家庭为本位，用分别亲疏尊卑的礼去稳定继承秩序，其

核心在于葬礼制度。虽然革命颠覆了社会传统，剥夺了继承权利，但陕北葬礼没被驱散。很多知青在陕北参加过乡间白事，接触了传统核心。陕北维系家族的标志，是至少三代的坟地，爷爷墓穴下方，有长子长孙墓穴正对其中，谓“抱穴口”。有陕北友人说，他以后还会给他的爷爷“抱穴口”，但他的儿孙，就“愿哪去了，不会回来了”。支撑着一个古老的精神世界、维系了一个几千年农业文明的敬祖文化，或许也到此为止了。

几千年间，经历了反复的毁灭和重生，农业社会逐渐成熟。无论怎样的天灾或人祸，农村总是农村。知青去插队时，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——那些窑洞村落依旧存在，农耕经济仍然继续。

未曾料想，知青离开后短短几十年间，那里发生了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化。再走黄河，再走陕北，我们能看到，在城镇化的进步中，传统农业文明走到了终点。曾经遍布农户的黄土高原，村人在减少，村廓已萧条，农耕逐渐退去，农村开始解体。这一次变化，不是曾经的古代战争、民族仇杀、人口迁徙，而是一种

传统文化的渐渐消逝、古老文明的默默终结。

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，在自然经济的封闭文明中，经历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，认识了传统乡间的聚落形态，感知了传统文化的古老多样。青春一度付出，损益一言难尽。之所以刻骨铭心，无法忘怀，是因为，那种上山下乡，是落后的农业文明才可能发生的故事。知青不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部分而已。今天所回顾眷顾的生存经历、乡俗文化，都是那种文明的点点滴滴。

去陕北的这代知青，所经所历反差巨大。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时远离城市，在传统文明消逝的前夜，入乡随俗，适应农业社会生存方式，与贫困农民平等相知，接受朴实的关爱情谊，也竭力为乡亲排忧解困。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初识人间苦难，改变观察视角，认知真实中国，因而造就了对时代的深刻反思，也建立起对乡村的深刻情感。而当晚年将至，那些他们曾经生活的村落，却日渐冷落。青年时代的熟识老友，或亡故或远走；地畔炕头的当年红火，已云散已烟消。往日村庄的可能消失，往岁农业的即将消亡，往昔文明的必将消逝，会成为他们一生

情感的重大失落。

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，曾经的农民一定会走向远方，不复回归；多样的文化无奈地叹息而去，消于无形。在传统文化无法和平长入现代文明时，记忆的价值强烈地凸显出来。而一代知青，正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、见证人。虽然插队的时间只有三年五载、十年八年，但知青是用一生的时间，结识了最后的传统农民，经历了最后的传统农业，了解了最后的传统农村。然后，目送它们消逝远去。知青的记忆里，有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一生牵缠。

在这样巨大的社会变迁、文化变迁中，真实记录生存情境的历史图像，亲身经历多样文化的文字记述，其最大价值所在，是记忆消逝中的文明。这是知青插队照片、回忆文本等等的人文价值所在。知青对农村的观察判断比较敏感，不被旧日那些与乡村现实距离很大的政治语境所困惑，因而叙述极近真实。对自己群体的价值判断，乃至对个体插队价值的判断，有些难以摆脱旧时被构建的政治逻辑，难以相对超脱地回望今生，这成为部分知青文本的历史局限。但其中对于文

明状态的记述，仍可以通过未来的过滤，沉淀出来，成为史料。一切激荡风云散尽之后，留下的只是文化。因此，记忆消逝中的文明，是为人类文化留下遗产。而知青人生经历的价值，就在于亲历农业文明，感知农业文明，记述农业文明。

《延川插队往事》一书，记述了农业文明时代许多个人的农村经历。曾在陕北延川县插队的老知青作者们，更多地摆脱了当年的感性氛围，理性地叙述亲历往事。他们用文字和老照片，记述了传统农业文明的落后生产和封闭文化，记录了城市知青迁居农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，记忆了那个落后时代的青春风貌和酸甜苦辣，为历史留下了真实资料。那些当年的生产、生活照片，是古代传承形态的真实记录，极其珍贵。因为农业文明2000年，没有图像史料反映古代面貌。

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今天，面对一村一村的空空窑洞，一副一副的寂寂磨盘，陕北老知青正在亲历一次文明的终结。聚散无情时，他们最终留恋的，将是那往日的人文情感、质朴的真诚友谊。那是从此以后很难再找到的人间珍品。

编者的话

1969年1月17日，1391名来自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附中、八一学校、清华园中学等十几所中学高、初中的毕业生赴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插队落户（1974年、1975年和1977年，又有36名北京中学生到延川县插队）。这些北京知青被安置在永坪、冯家坪、贾家坪、关庄、文安驿、禹居和张家河七个公社的67个大队、142个生产队。

45年过去了，在陕北插队那段人生的青春岁月，越来越牵动着我们的情思，陆陆续续，有许多知青写下了自己“插队的故事”。我们收集起朋友们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方，回忆那共同的黄土地的文萃和图片，翻着、看着、编着，喉头发紧，眼眶发热：吴小荣的插队日记，生动、细腻，颇具文学气质；程远写的八个男生一个队，一群十五六岁的大男孩，要过日子，要劳动挣工分，还要调皮捣蛋，读之常常使人忍俊不禁；史铁生的《插队的故事》深情妙曼，人生故事从作者心灵深处流淌出来，流进了我们每一个读者的心里，限于篇幅，只能忍痛割爱选取几则；庞沄的《线线》、邢仪的《初恋祭》说的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人，免不了演出一场场情窦初开的情感故事；陶正的《教学散记》记述知识青年教书，一个窑洞五个年级，猴娃娃抱着碎娃娃，老师像个乐队指挥，您想象得到吗？《插队时的“音乐”生活》讲的是，在那深山大沟里，知青们是怎样寻求音乐以慰藉心灵……

延川插队往事在他们笔下流淌。

因为土炕上的虱子和跳蚤，知青们把身上涂满“六六”粉；因为不会过日子，知青们前半月吃面后半月吃糠；因为陕北的“苦重”，知青们盼下雨像盼星期天。后来，北京娃当上了生产队长、大队书记、县里的团干部和妇女干部。他们有教书的、喂牲口的、当会计的、开发沼气的、搞广播站的和科学种田的。他们有的去了县委通讯组，有的去了县文艺宣传队，但也有人在县大狱度过了自己的插队岁月……

在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，清华附中初二的学生孙立哲，在队里担任赤脚医生，十年时间为老乡动手术3000余例，救治病人20多万人次，他

的赤脚医生经历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孙立哲从不居功自傲，多年来，他一直对那个年代那段历史进行着反思。

史铁生在陕北延川插队三年，他是黄土地上走出的“中国真正的作家”。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等文章，给本书增添了沉甸甸的人性色彩。

地灵人杰的关家庄，从这里走出了史铁生和孙立哲，“一文一武”，他们成为知青一代的传奇。

更有从梁家河走出的国家领导人，在这里他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……

插队的社会实践，从另一个意义让知青一代落脚实地，学会了辨别虚夸和谎言。老知青陶海粟说得好：经过那几年的社会实践的再教育，培育了我们与普通老百姓的情感，塑造了我们的人格，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拥抱新思想、新世界做了准备。

数年后，北京知青陆续离开了黄土地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今天无论他们是国家领导人，还是普通百姓，黄天厚土都是他们初出茅庐的地方。

我们不能忘记延川淳朴的父老乡亲；不能忘记那些至今还在挂念知青的延川的朋友们；不能忘记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北京干部；不能忘记陕北诗人曹谷溪为知青留下的后代操碎了心，还不能忘记那些在延川扎下根的兄弟姐妹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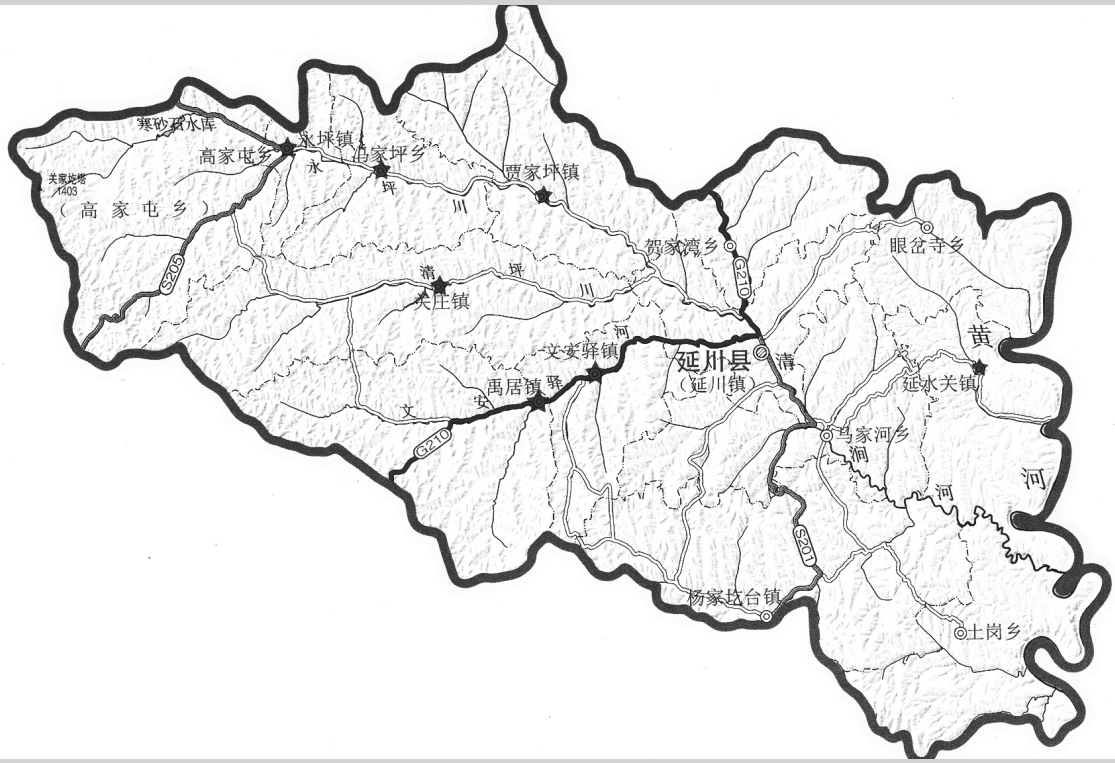
特别是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好县委书记申易。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申易同志先后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县委书记。由于他的培育和提拔，造就了延川县异军突起的知青英雄阵容：习近平、孙立哲、史铁生、丁爱笛、陶海粟、陶正、蔡玉珠、朱果力等等。如果没有申易书记的胆略、远见和敢于坚持正义，许多知青的故事也许不会发生，甚至中国的履历将会是别样的内容！

老区的干部，陕北的乡亲，包容宽厚的黄土地啊……

正像陶正在《自由的土地》中说的那样：我毕竟是到陕北去了。毕竟是陕北的生活指引了我的事业和人生。这就如同黄河，无论怎样评说它的千秋功罪，它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

黄土地给了我们什么？真的说不清。那片无边的黄土连着天，像是莽荒的初始，像是生命的源头，黄山厚土承接住飘零的花籽。孩子在这里长大，孩子从这里离家，孩子一生都会回望这片黄土地——关于插队，没有人比史铁生写得更好。

45年前，我们知青一代共同走过了插队生活，共同走过了在黄土地上的青春岁月，历史任人评说，而经历必得当事人说。不管我们走过的路是宽是窄，是曲是直，让我们描绘它。如果，那段经历像一块铜板沉在心底，让我们雕刻它。生活、经历、人生、故事、细节，让我们把那段时光雕刻得像凸起的浮雕，那样，我们便留得了时光，也留得了生命，更留得了那中华5000年最后的农耕文明的“人文情感、质朴的真诚友谊”——为我们自己，更为我们的民族和后代。



延川县北京知青分布示意图。★为有北京知青插队落户的乡镇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